



104岁马识途：“我们党找到了最好的带路人”

“我现在最幸福，因为我们党找到了最好的带路人。道路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。我们党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，走过很多复杂曲折的道路，如今走到正确的道路上实属不易。我佩服习近平同志，带领大家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”

本报记者李坤晟、董方、张书旗

很难想象这位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侃侃而谈近2个小时还中气十足的老人已经104岁。

今天，在很多人心里，马识途老人无疑是一名作家。他自上世纪60年代正式开始文学创作，近60年笔耕不辍，共出版了小说、诗歌、散文20多部500余万字。姜文执导的电影《让子弹飞》就改编自马识途作品《夜谭十记》中的《盗官记》。

2018年，10月10日，《马识途文集》北京首发式暨马识途书法展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。老人从成都乘高铁来到北京。作为中国作家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，嘉宾们自然要称赞肯定马识途老人在文学上的成绩。但老人却更坚持自己是一名职业革命家。

在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的采访中，老人说得最多的就是他作为革命者的初心和使命。

1938年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。

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。滕县沦陷、厦门沦陷、合肥沦陷、徐州沦陷、广州沦陷、武汉沦陷……国民政府为迟滞日军南下步伐，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。洪水所到之处，房倒屋塌，饥民遍野。年底，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，给国人抗战士气沉重一击。

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在问：中国还有没有希望？中国的出路在哪里？

这一年，24岁的进步青年马干木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“九一八”以后，这个辗转北平、上海、南京各地求学的年轻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，寻找救国的道路。他发现，在国家民族和中华文明陷入危亡的时刻，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，必须依靠组织的力量才可能救中国。他认定，共产党是真正救中国的党。他坚信，自己找到了正确的道路。于是，他在“入党申请表”上填上了“马识途”的名字。

“我解放以前做地下党工作，解放以后搞建设，都是一致的。为了革命，为了救国，为了人民。”

在10月10日的活动现场，老人将自己的一幅书法作品赠予中国现代文学馆，上书遒劲有力的八个大字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。

中国的道路就是要靠共产党

和鲁迅希望医学救国的志向相似，1936年，马识途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工系。他想学习制造弹药，走工业救国之路。但目睹毕业后的学长们不是当实办就是进机关做“文抄公”，马识途很快明白，不彻底改变中国，工业救国只是一场美梦。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，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，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马识途入党的那天，介绍人钱瑛翻开了两本书。一本书里有马克思的照片，一本书里有党旗的图案。钱瑛将两本书立在桌上，把一张写着入党誓词的纸递给马识途手中，让马识途对着马克思的照片和党旗的图案宣誓。

“我的一生经历了各种斗争、危险、折磨，很不顺利。但我从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信仰，也不会背叛我的组织中国共产党。”马识途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。

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，这是马识途入党80年始终不渝的信念。电影《让子弹飞》用了《盗官记》的框架故事，让更多人了解马识途。但如今说起导演姜文在电影中的表达，老人并不满足。

“我尊重姜文的追求，但我书中的原意和他不一样。我写的是农民要怎样才能得到解放。靠偷靠抢，不行；立山寨当土匪，不行；抢官当县长当青天，也不行。”

姜文扮演的土匪头子张牧之在原著中惩治了恶霸后，最终被反动派镇压砍了头。但他的一个得力手下独眼龙不知所踪。江湖传说去川北投奔了王维舟。上世纪30年代，王维舟是川东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人。全文虽只寥寥一笔，但马识途暗示的是如果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，没有共产党的纲领指导和组织领导，农民运动必然是悲剧收场。

“中国的道路就是要靠共产党。”马识途说，“现在从严治党很好，要坚持。”

我们党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

多年前，马识途在上海参加一次会议时见到了聂荣臻元帅。聂帅问：“马识途，你识途了吗？”马识途还未回答，聂帅又说：“识途也不易哟！”

“我现在最幸福，因为我们党找到了最好的带路人。道路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。我们党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，走过很多复杂曲折的道路，如今走到正确的道路上实属不易。我佩服习近平同志，带领大家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。”马识途对新华每日电讯说。

在马识途眼中，难能可贵的是“清醒”二字。中国是大国，但离现代化强国还有一段距离。在十九大报告中，“两个一百年”的奋斗目标为中国道路指明了方向。

“今天的党中央非常清醒，知道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，困难是什么，需要做什么，怎么做。2020年、2035年、2050年，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目标。我相信我们做得好。”马识途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。

解放前在隐蔽战线进行斗争，解放后搞建设，马识途的初心从未改变。他一辈子都在思考、追寻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正确的道路。但80年风雨，他的内心也痛苦过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马识途被下放到四川南充县任县委副书记。他看到老乡亲生活艰苦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“我们搞革命牺牲了很多人，就是为了将来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为什么农民的生活还是这么困难？为什么我们努力工作，还是没有让老百姓满意呢？”

在刚刚迈入改革开放的1980年，马识途到中央党校高级研修班学习。参加学习的同志都爱争论，大家有时面红耳赤，有时捶胸顿足，有时痛哭流涕，但争论的焦点还是——中国的道路到底在哪里？

幸运的是，时间让马识途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。1931年，16岁的他出三峡经汉口到北平考高中，乘船、住店、坐火车，几经周折。此次出席自己的文集首发式和书法展，马识途乘高铁从成都到北京只用了不到10个钟头。

老人欣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“空谈误国、实干兴邦”。2017年他为建设96周年书写的副对联：“自古清谈多误国，而今苦干来兴邦。”

“现在我们党的路子找到了。对我们经历过这么多复杂历程的人来说，心里真正知道清谈误国、道路正确、埋头苦干的意思。用这样的思想来指导工作，我认为最好的。”

知识分子首重爱国

1931年，马识途在北平念高中。一天，他随同学到和平门外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去听一个讲演。到了一看，原来演讲人是鲁迅先生。这是马识途第一次见到鲁迅。被称为民族脊梁的鲁迅先生是马识途最敬佩的人之一。

1940年，鄂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，马识途妻子和刚满月的女儿被捕入狱。为了避免马识途身份暴露，党组织让他投考西南联大，到昆明去隐蔽。1941年，他考上西南联大外文系，一年后，转到中文系学习。

在10月10日的《马识途文集》北京首发式上，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主席、中科院院士潘际骅称马识途是西南联大的骄傲。当年，潜伏下来的马识途在联大发动和组织学生，曾参与领导了“反对内战，争取民主”的“二·一”运动。

在西南联大，虽然马识途把很多精力放在了革命工作上，但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名师云集，闻一多、朱自清、沈从文、李广田、陈梦家等知名学者的开明与博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特委下面的一名县委书记，后来去了延安。因为黎智同志的关系，闻一多先生清楚马识途的政治面貌。后来，闻一多成为民盟重要领导。马识途就是中共和闻先生之间的主要联系人之一。

闻一多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，坚定的民主战士。在西南联大，马识途经常陪闻先生一起回家并聊天。闻先生曾对他说过，想去延安看看共产党的领导到底是怎么个情况。

在马识途心中，知识分子首先要爱国。“当时中国快灭亡了，全中国都要起来奋战。何况我们有点知识，受教育的人，更是要站起来。”

为了革命，马识途的第一位妻子英勇就义，大女儿和他失散了20年。

谈到民国知识分子，马识途认为要客观地看待。“当年有的知识分子，牺牲流血，为国家奔走。但有的知识分子脱离社会，脱离群众，思想落后顽固，甚至沦为汉奸。这样的人，我不赏识。”

坚持人民史观的马识途认为，知识分子最大的长处是提供智识，给国家提供智库。“真正的精英知识分子应该知道中国往哪里去，该怎么走。”马识途说。

我的写作是为革命呐喊

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还是个十几岁的学生时，就读到了马识途的短篇小说《找红军》。不过，当年阿来看的那本书没有封皮。他一直不知道作者是谁。直到阿来到四川省作协参加培训才知道作者是马识途。

在10月10日的《马识途文集》北京首发式暨马识途书法展上，阿来致辞说：“马老这么大岁数却一直坚持写作，90岁以后几乎每两年出一本书，100岁以后还写了两本，这种奋斗精神，即使年富力强的都难做到。”

《马识途文集》共18卷，有3卷的内容是首次编辑出版。马识途在现场宣布，接下来还有两本书即将出版。

2016年，马识途写了一本人物回忆录《人物印象——那样的时代，那样的人》。他将自己记忆中敬佩的人物写下来。其中有他从事革命工作接触到的领导，也有鲁迅、巴金、吴宓、夏衍、曹禺、李劫人、吴祖光、艾芜、沙汀这样的文坛名家。他总共写了90多个人物。

去年，马老被查出得了肺癌。他在病房里仍然继续《夜谭十记》的续集《夜谭续记》的创作。和前作一样，还是10个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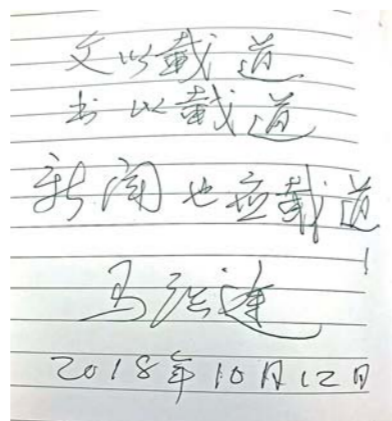
当年《夜谭十记》的第一个故事《破城记》中的前半段内容《视察委员来了》原本是1942年马识途在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习作。后来因为继续革命工作，马识途中断了写作。直到1960年代，在韦君宜（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）的鼓励下，马识途才重新开始创作这10个故事。等到1982年写完最后一个故事《军训记》，已经距1942年写下第一个字过去了整整四十年。

“当初，韦君宜跟我商量要把这个系列继续下去，《夜谭十记》《夜谭续记》《夜谭新记》……后来，她去世了，没人监督我，也就搁下了。现在我104岁，过几年要去找她报账。”马识途风趣地说。

虽然年过百岁，马识途依然笔耕不辍，“从事写作是把我的思想说出来。作家写作的目的是为天下立言。”

革命是马识途的道。马识途称，自己的写作主要是为革命呐喊。

采访未了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请他签名。马识途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了“文以载道、书以载道、新闻也应载道！”



▶马识途对话本报记者。

本报记者张书旗摄



文化自信是更深厚的自信

——对话马识途

想写西南联大的故事

记者：听说您经常梦见过去的战友，然后把他们写入书中？

马识途：写作当然包括怀念老朋友。一些人为了革命牺牲，为中国工作辛苦一生。有时候他们在梦中出现，和我共同回忆一个故事。有的是我的朋友，他要求在我的故事里承担什么角色。这不是凭空乱七八槽虚构人物，都是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。他们想来参加，我再按文学基本规律创作。这样的人写出来就比较活。

记者：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哪位？

马识途：我这个人不愿意专门崇拜某一个人，但是我欣赏佩服某个人是有的。比如说鲁迅和巴金，就是我比较尊敬的两个人。鲁迅是中国的脊梁，巴金就是中国的良心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，决不能够动摇。

记者：如何评价郭沫若先生？您曾几次参加关于他的研讨会并发言。

马识途：评价一个人必须“知人论事”。不论事来说知人是不行的。假使我们忘记了郭沫若过去在中国新文学创造的东西，呐喊出的东西，那么新文学的发展就缺了一块。很多人根本不关心他在重庆抗日战争的时候，写过多少好剧本，怎样宣传革命。所以“知人必须论事”。

鲁迅在中国新文学中的地位决不能够动摇

记者：您在1980年《学习创作的体会》一文中提到“江郎才尽”是江淹失去了对生活的热爱。现在您年逾百岁仍笔耕不辍，您是如何保持对生活的积极态度？

马识途：在离休前，我还是一个业余作家，而我真正的工作是党交给我的工作。我主动要写的，一个是为革命呐喊，一个是说一些心里想说的话，说一些我没说过的话。我还有好多真正想说的。我虽然写得不成器，但百岁后还是出了五本。有两本是百岁前写的，有三本是百岁后写的，《百岁拾忆》《夜谭续记》《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》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混进104岁了。

记者：听说您经常梦见过去的战友，然后把他们写入书中？

马识途：写作当然包括怀念老朋友。一些人为了革命牺牲，为中国工作辛苦一生。有时候他们在梦中出现，和我共同回忆一个故事。有的是我的朋友，他要求在我的故事里承担什么角色。这不是凭空乱七八槽虚构人物，都是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。他们想来参加，我再按文学基本规律创作。这样的人写出来就比较活。

记者：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哪位？

马识途：我这个人不愿意专门崇拜某一个人，但是我欣赏佩服某个人是有的。比如说鲁迅和巴金，就是我比较尊敬的两个人。鲁迅是中国的脊梁，巴金就是中国的良心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，决不能够动摇。

记者：如何评价郭沫若先生？您曾几次参加关于他的研讨会并发言。

马识途：评价一个人必须“知人论事”。不论事来说知人是不行的。假使我们忘记了郭沫若过去在中国新文学创造的东西，呐喊出的东西，那么新文学的发展就缺了一块。很多人根本不关心他在重庆抗日战争的时候，写过多少好剧本，怎样宣传革命。所以“知人必须论事”。

文化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

记者：您的写作风格被称为“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”。您如何看待民族和世界的关系？

马识途：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。这句话是古人提出来的。中华民族本身作为主体，全世界所有好的东西、好的思想，我们都应该接受。《夜谭十记》借鉴了薄伽丘《十日谈》的形式，我最早动笔的《破城记》前半部分《视察委员来了》借鉴了果戈里的《钦差大臣》。

记者：中学为体该如何取舍？

马识途：我们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可贵的沉淀，但也有不少糟粕。优良的部分，其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就能代表。

记者：如何培养民族自信？

马识途：四个自信里文化自信是更深厚的自信。文化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。民族文化能体现民族精神。

网络文学不能只重粉丝经济

记者：网络文学逐步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一部分，能不能谈谈网络文学？

马识途：我对于网络文学寄予很大的希望，有些人认为网络文学乱七八糟。

网络文学的确有自身的问题。但看一下网络文学的前辈，我们中国的通俗文学。从唐宋的话本传奇到明清的小说，到后来金庸武侠这样的通俗小说，是一脉相承的。网络小说实际上就是网络上的通俗文学。为什么金庸、张恨水的小说有这么多人现在还在读，反复拍电影，它体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。

金庸到成都来，我们也有讨论。他的通俗小说是有理念的，他是把中华民族优良的性格、传统都要体现出来。现在的网络文学用了这些东西，也写了这些东西，但是我感觉还赶不上过去的明清小说，赶不上张恨水、金庸的水平。

记者：您觉得现在的网络文学的确存在问题？

马识途：改革开放后，容许资本进入文化市场。四十年来，也已取得辉煌成就，人所共见。但是，资本有自我增值的本能，无所谓优劣，就看投资者本身的优劣和运用资本的优劣。由于投资者的动机不一，目的不同，运行办法各异而产生不同优劣的效益。

不能只把网络文学当作赚钱的东西。一些食利之徒在利用它，收买一些写手。然后有意识地用各种手段培养自己的“粉丝”，在我看来，这不过是食利者赚钱的办法和手段。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点，并加以改造发展。

记者：您还是认为网络文学需要更高级的技巧？

马识途：有些人就说改造，把网络文学按照雅文学的艺术规律来搞。实际上，小说中的雅文学是五四运动以后从西方发展过来的，结合中国的实际发展起来的一个新文学。

这个雅文学当然很重要，作为文学的主流是毫无问题的。网络文学根本上有些东西，我们中国的传统，虽然当中走偏了一些东西，但总的来说，是我们中国过去通俗小说的延续。

我希望雅文学往通俗文学靠一靠，通俗文学往雅文学这方面靠一靠，双方相向而行，而不是平行，现在两方面开始往来了，也开始互相学习。

中国文学发展的前途应该是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合流。要变成雅俗共赏、老少咸宜的新的文学。这样才能出现“大东西”，出现《红楼梦》这样的作品。创造一种新的文学，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。

记者：感觉这是一个理想化的想法。通常来说，面向大众的文化产业，恐怕还是俗的一方更占优势。

马识途：这虽然可能只是我的一个幻想，但是我仍然想仿费孝通大师说的“美己之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世界大同”的话，说出我的希望：“美雅之美，美俗之美，雅俗共美，文学大兴。”如何很好地把这个力量用起来，需要大家一起努力。